

从探险与发现
书



杨 陈
宏 宏
博 博
镰 镰

主编

S H E N G S I D A M O

追踪探险史上的经典瞬间
探索人类文化的深层内涵
揭示古代文明的重新发现

生死大漠

瑞典

斯文·赫定
著

12
7
342

新疆人民出版社

从探险与发现
书

陈宏博
杨镰

主编

田

杉 / 编译

生死大漠

瑞典

斯文·赫定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大漠/(瑞典)斯文·赫定著;田杉编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3

(探险与发现丛书/杨镰、陈宏博主编)

ISBN 7-228-05658-2

I. 生… II. ①赫…②田… III. 探险-新疆 IV. N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3315 号

生死大漠

瑞典 斯文·赫定 著 田杉 编译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码 830001
印 刷 新疆昌吉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92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ISBN 7-228-05658-2/N·73

定价:12.00 元

2000.4.14

考古书店

生死大漠(代序)

杨 镰

19 世纪后半叶,中国西部进入了考古探险时期。

瑞典人斯文·赫定之所以置身于西域探险家的行列,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偶然。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的中国西部探险生涯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带着鲜明的个人特点。而且,他是惟一个从灭顶之灾开始上路,进而步入辉煌的“亚洲腹地”的探险家。

—

1890 年 12 月 14 日,年方 25 岁的瑞典青年斯文·赫定第一次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塔里木区域的首府——喀什噶尔。

在喀什噶尔,赫定仅仅留住了 10 天就踏上返回欧洲的坎坷长途了。这点时间无论对于认识中国,认识塔里木,甚至认识喀什噶尔,都远远不够。这 10 天当中在喀什噶尔结识的几个外国人给赫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

中最重要的英国青年乔治·马嘎特尼(马继业)、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马嘎特尼后来成了英国首任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也就成了彼得罗夫斯基的对头;而就在赫定游历至此时,彼得罗夫斯基以“新察合台汗”^①这个外号知名于社交界。从外交宴会到逛“巴扎”的闲聊,赫定还听了一肚子在塔里木广泛流传的笑话,特别是有关毛驴的。其中的一则就是:有个要去“走亲戚”的穷人嫌自己的毛驴瘦弱难看,便向“巴依”邻居借毛驴。邻居推托“我的毛驴不在家”。但话音刚落,毛驴就在后院驴圈震耳欲聋地叫起来。穷人责难道:瞧,毛驴明明在呀!邻居生气地说:“你这个人呐!你居然相信毛驴的话,而不相信我!”这个故事并不是最逗的,但在笑过之后,却能引人深思。

——俄国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的权势,维吾尔人的幽默。这,就是赫定对喀什噶尔的第一印象。

1894年寒冷的春天,斯文·赫定又到达了喀什噶尔。

与上次相同,他是在作一次新的穿越亚洲的旅行,喀什噶尔不过是他东行的折返点。但这一次他没有匆匆离去。一个原因,是当时喀什噶尔正在筹备救援那个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赫定决定参与其事。另一个原因,是赫定攀登“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一再失败,他并不甘心,总想找个天气情况良好的机会,征服这个高峰。而最

^① 察合台汗国创立于13世纪。在中亚有相当大的影响。称彼得罗夫斯基为“新察合台汗”,意指彼氏在喀什噶尔是无冕之王。

后一个个人感情上的原因是从不为人所知的。那就是：当时赫定正处在失恋的极度痛苦之中，他想找个离开昔日情人尽可能远的地方，尽情宣泄备受挫折的情感。

法国人杜特雷依率领一支探险队，于1890年前往新疆和西藏。1893年9月3日离开车尔臣绿洲(即今且末县城)进入昆仑山之后，就失去了踪迹。在喀什噶尔，有关杜氏探险队覆灭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广泛关注。而19世纪“地理大发现”期间，组织对失踪探险队的救援，本是社会良知的体现。可正当赫定一切筹备就绪时，杜氏探险队的法国助手格伦纳特和维吾尔族向导帕皮巴依突然回到了喀什噶尔。探险队的结局真相大白。实际上，这个杜特雷依探险队早已无需“救援”。但这时赫定已经不想尽快离开塔里木了，他让那个柯尔克孜牧人的圣山——慕士塔格——弄得魂牵梦绕，欲罢不能！

慕士塔格的7880公尺^①的顶峰，是那时已知的登山极限之一。但是关于它，有过不少误解，其中之一就是它的名字。这个误解正是赫定本人造成的。第一次绘制地图过程，遥望那个雄伟神奇的冰峰，他问柯尔克孜族的向导：这最高的山峰叫什么名字？向导回答“慕士塔格阿塔”！“慕士”是冰雪、“慕士塔格”就是冰山。而“阿塔”是父亲之意。所以，赫定就将这个难以征服的高山叫做——冰山之父！然而，向导的回答是“慕士塔格—阿塔”，它的准确含义是：“这座山叫做‘慕士塔格’，我的父

① 这个海拔高程是赫定自己测量的，与现在的通用数据有一些差别。

亲!”“阿塔”——父亲,那不过是向导对赫定的尊称!当然,这里特意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旨在专门纠正一个地名。事实上,“冰山之父”这个名称不但富有诗意,也符合当时赫定的心理追求。

因为不时发生的雪崩和雪盲困扰,赫定四次攀登“冰山之父”的努力都失败了。然而这个尝试不但影响了赫定以后的探险活动,也为慕士塔格增添了奇异的色彩。

1989年秋天,在慕士塔格山麓的苏巴什村,我亲耳听90岁的柯尔克孜族牧人回忆起得自父辈们口传的故事:在100年前,山神显灵,挽救了第一个敢于向慕士塔格顶峰挑战的外人。当时惟一的遗憾就是:柯尔克孜老人用“feragis”称呼挑战者,而翻译将它想当然地译成“法国人”。所以这个故事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一年之后在瑞典,我直接向精通维吾尔语—察合台语中的外来语汇的雅林先生请教时才明白,“feragis”在察合台语当中其实是“欧洲人”的意思,实际上它也特指瑞典人!这是瑞典传教士出现在喀什噶尔的19世纪末才流行的词汇。而那个长久留在柯尔克孜牧人中间的与慕士塔格有关的故事,足以说明赫定的到来和首次挑战“冰山之父”,在当地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法国探险队是不需要救援了,第五次攀登冰山之父也因气候不宜而延期。赫定就及时将关注点从雪线以上的高原,转向广袤的沙漠。正是赫定在征服两座冰峰时的连续败绩,使这个精力过人的青年成了20世纪探险史上最著名的中亚探险家。这两座不可企及的冰峰,一座当然是慕士塔格,另一座是象征性的,借指那个没有

接受赫定炽热爱情的瑞典姑娘。

1895年2月17日,还有两天就过30岁生日的斯文·赫定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喀什噶尔,走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次需要救援、而又得不到救援的,正是赫定自己!

从此,西域探险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戏剧性的重大事件之一——探险家斯文·赫定的“生死大漠”的故事,就揭开了序幕……

二

1895年4月10日,这一天曾长久留在了麦盖提村居民的记忆之中。

这天清晨,赫定经过认真配置的沙漠探险驼队离开麦盖提村村长托克塔霍加的大院落。驼队是如此庞大,它有8峰骆驼、两条狗、3只羊、1只公鸡和10只母鸡;而骆驼们负载着够一行食用三四个月的粮食,全套皮大衣,毛毯和其他冬装,3枝长枪,6枝短枪,从气温表到测高仪一应科学仪器……。赫定的助手斯拉木巴依直接管理着一个向导、两个驼夫。

……满载的骆驼缓缓地从麦盖提绿洲满被浮土的小路走过,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围观。

“他们永远也回不来了!”一个睿智的老人大声说。

“负载太重!骆驼迈不动步子啊!”另一个人冲驼夫们叫道。

在村里放高利贷的印度商人将一把铜币抛撒到赫定头顶，任孩子们争抢，并高喊：“一路顺风！”上百人骑着马追随赫定的驼队走了好长一段路……

很长时期以来，在喀什噶尔、拉吉里克、麦盖提、叶尔羌……，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绿洲的居民中，广泛传播着沙埋古城的传说，而且一个比一个神奇，一个比一个逼真。那时，无论穷乡僻壤还是通衢大邑，都出现了一种“第三产业”——找宝！每逢新的风暴停息，一些不事生产的人就骑上骆驼进入沙漠。他们寻找着早就被风沙埋没的、刚刚又被狂风“挖掘”出来的古城、遗址。有的人因此而迅速致富，有的人因此而一去不回！在各个绿洲广泛传播的发现古城和找宝经过的故事，就连知识最渊博的长老也分辨不清真假了！——要想弄清事实，只有亲自到沙漠死界中去看看！赫定和他的探险队正是这样做的！

以后的沙漠探险过程证明，赫定的精良装备没有起到一点点作用。

离开麦盖提，他先抵达了玛拉巴什——巴楚世外桃源般的叶尔羌河滨河林莽。也许是玛拉巴什那个圣山玛扎塔格引起了赫定的遐想，离开叶尔羌河，他就径直走向和阗河边的另一个名叫玛扎塔格^①的地方。在穿越叶尔羌河与和阗河之间的广袤沙漠时，他不但未遇到一个传

^① 为了避免重复，一般称叶尔羌河边的玛扎塔格叫西玛扎塔格，称和阗河边的玛扎塔格叫东玛扎塔格。而人们提到的玛扎塔格，主要是指和阗河边的那个。

说中的古城,没有发现一处宝藏,反而折戟沉沙,几乎葬送了整个探险队!他低估了沙漠的威力,高估了自己的运气!至今,赫定在和阗河以西的沙漠遇难,又得救于和阗河东岸一个积水池塘的过程,已经成了西域探险史的经典章节。

早在初次读赫定这段经历时,我就认定:整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中,叶尔羌河与和阗河之间的这片沙海是最先形成的。因为它的沙包太密集、太高;因为它的内部太“死寂”。当然,这只是个猜想,还需要通过科学的考察来证实。但我的观点是:在塔里木盆地的风向“塑造”下,当这片沙漠已经出现在它的西端时,其他地方还是绿洲。而且我觉得,赫定的1895年夏天的“死亡之旅”事实上就是论证了这一点。

可以说,赫定这次失败的探险,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的重点章节,是20世纪中国西部探险史的序幕。而赫定的有声有色、起伏跌宕的西域探险生涯就始于这灭顶之灾!

以丧失了全部骆驼^①、牺牲了两个驼夫、放弃了绝大部分辎重的代价,赫定终于挣扎着获救于和阗河。然而,这个损失在别人或许无法承受,在赫定却成了终生受用无穷的教益。他遗失了珍贵的照相机和上千张底片,却将他造就成了极具个人特点的画家;他在沙漠中夺路而走,却将他引导到了一处处重要古城遗址:丹丹乌里克

^① 在抵达了和阗河时,他的8峰骆驼只有一峰白骆驼还在。但这峰骆驼很快就因过度饥渴劳累而死于阿克苏。

(即“塔克拉玛干古城”)、喀拉墩、玛扎塔格吐蕃戍堡……。丹丹乌里克是由探险家发现的第一个重要古城。

在此之外,赫定还探访了通古孜巴斯特的原始村落,初次由南向北横穿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证实了野骆驼乐园的存在。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抵达了罗布荒原,不但受到“末代楼兰王”——昆其康伯克的接待,还对塔里木河下游紊乱的水系作了考察,就“罗布泊位置”这个“世纪论战”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就在这次探险中,赫定与罗布人、罗布泊结下了长达40年的历史姻缘!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是按一般规律从“过五关斩六将”演变到“走麦城”,而正相反,是从绝境步入辉煌!

西域探险记《生死大漠》所记述的人与大漠、河流、湖泊的故事,就是赫定探险生涯不同凡响的开篇!

三

1991年的5月,在瑞典大学城乌普萨拉,我见到了老朋友、作家拉瑟·伯格。拉瑟向我出示了他刚刚从一个拍卖会上买到的十几幅赫定素描原作,和6封亲笔信。这6封信都是写给老制靴匠斯特林斯特罗姆,内容大同小异:由衷表示感谢,并寄上一双皮靴的价钱——6克郎。后来我在瑞典国家档案馆查阅了赫定所有信函的底稿,才证实在每年遇救于和阗河畔的那一天,赫定都给靴匠写这样一封“感谢信”。我见到那6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写这些信是因为,当赫定于1895年夏天终于挣扎到

了和阗河边时,却发现和阗河是个“季节河”,这时正逢“枯水期”,河中没有水。是意外找到了岸边的一个积水池塘,并靠斯特林斯特罗姆所制的结实的皮靴盛满水,才救了赫定、特别是赫定的驼夫卡希木阿洪一命。而这个积水池塘就是探险史上著名的“天赐的水池”。由此可见,在和阗河以西沙漠的遭遇是怎样深刻地影响了赫定的一生,并为赫定的探险生涯留下了怎样的烙印!

事后,一开始是赫定本人和其他的西域探险家,进而就是西域探险著作的读者和研究者,都曾探讨过这次装备如此精良的探险队覆灭的原因。结论不外乎是,一没有带够水;二对沙漠认识不足。没有水,就谈不上沙漠探险。赫定的驼队完全用不着带那么多的粮顺、衣被、武器,甚至仪器,以致到后来赫定和他的驼夫们是靠个别有汤汁的罐头、鸡血、羊血、骆驼尿……来解渴。正是干渴将这次准备充分的探险旅行置于绝境!沙漠也是这样。在这之前,赫定对于沙漠——特别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认识,主要是来自书本和传说。只有当他自己贸然进入了这个“进去出不来”的“死亡之海”,他才知道在沙漠中真正耗尽精力的是那数不清的、高低不等的沙包和无穷无尽的沙丘链。正是沙漠奇特的地形特点,才使人望而却步,才消磨了古往今来多少经行者的心血和信心。

除了这两点,还有另外一个不大为人们道及的原因,就是赫定选择了一年中最不适宜作沙漠探险旅行的季节——初夏——来小试牛刀!有了这次亲身经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五六月是什么情况,赫定铭刻在心。此

后他又做了许多次沙漠探险,在沙漠中有前无古人、至今还后无来者的发现,但他再也没有在夏天进入沙漠。赫定记住了这个教训!

如果需要做个比较的话,那么我就应该列出以下的情况:1895年5月,赫定几乎全军覆没,横死和阗河;1980年6月,彭加木殉难于罗布沙漠;1996年6月,余纯顺献身荒野。不仅如此,在1984年的夏天我自己就几乎让沙漠里的骄阳“烤”熟!

沙漠是赫定最好的朋友,它将一个处在失恋中的异国青年造就成名垂史册的探险家;沙漠是赫定最大的敌人,它始终觊觎着探险家的每一处失误,并且随时准备将最小的失误转化为最大的陷阱!

然而不管怎么说,没有1895年夏天的沙漠探险,就没有探险家斯文·赫定。而中国西部探险史也必将为之减色!

四

完成这次中亚探险回到瑞典,赫定就应书商邀请,写出了探险记《穿越亚洲》。《生死大漠》就是从《穿越亚洲》一书中截取的一个精彩纷呈、惊险曲折的段落!

应该说明的是,在赫定的另一些著作里,也有涉及这次探险的文字。比如他的“我的前半生”——《亚洲腹地旅行记》(又名《我的探险生涯》),就有相应的描写。但如果以这两本书作比较,就会发现,虽然事就是一件事,作

者就是同一个人,但在具体的内容上,却从无互相因袭之处。特别是,《穿越亚洲》是赫定刚刚结束这次探险、记忆犹新时就立即着手写的,它的侧重在于事件本身,它生动、具体的描写,给人以身临其境的阅读感受。《亚洲腹地旅行记》写于20年后赫定人生事业的低谷时期,反思和怀旧就成了其书的基调。事实上,拿这两部书参照阅读,才能产生完整的印象。这种异曲同工、绝不雷同的写作方式,正是赫定探险记的特点。赫定就是通过反复寻找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选取不同的事件,来反映同一个过程,使自己的探险记充满了经久不衰的魅力和常读常新的阅读感受。这除了说明他的探险经历本身丰富多彩,本就用不着重复,也说明赫定不但是一个用自己的步履体现人生价值的探险家,也是一个对自己的探险活动有着深刻认识的探险家。

在篇幅巨大的《穿越亚洲》尚无中文译本的情况下,翻译出版其中这个内容相对集中的《生死大漠》,是希望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够加深对西部的了解,并希望能为新世纪开发大西北的创举提供一分有益的参考。

责任编辑 / 李春华

封面设计 / 刘堪海

丛书策划 / 杨镰

石晓奇

李春华

责任校对 / 吴菊红

目 录

生死大漠(代序)	杨镰 (1)
----------	--------

一 沙漠传说	(1)
二 在沙漠边缘	(7)
三 启程	(14)
四 最初的行程	(18)
五 玛扎塔格山下的乐园	(21)
六 种下祸根的瞬间	(25)
七 最后的红柳	(28)
八 惊人的发现	(31)
九 虚幻的兆头	(35)
十 临渴掘井	(41)
十一 最初的牺牲者	(44)
十二 风沙席卷	(48)
十三 仅剩两杯水	(52)
十四 水	(56)
十五 最后的检阅	(62)